

汉语称谓大词典

HANYU CHENGWEI DACIDIAN

吉常宏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汉语称谓大词典

吉常宏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汉语称谓大词典/吉常宏主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8

ISBN 7-5434-4348-1

I. 汉... II. 吉... III. 汉语-称谓-词典
IV. H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897 号

书 名 汉语称谓大词典

主 编 吉常宏

责任编辑 王鸿雁

封面设计 李 欣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95

字 数 3539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7-5434-4348-1/I·41

定 价 19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主 编

吉常宏

副 主 编

王佩增 相隆本 陈慧星
吉发涵 宋开玉 孙剑艺 李绪洙

策 划

李 新 吉发涵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带*号为常务编委)

*于志强 于春香 *王佩增 *吉发涵 *吉常宏
*孙剑艺 李恩江 *李绪洙 杨秋泽 *宋开玉
陈慧星 相隆本 高 新

编 纂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强	于春香	马福震	王佩增	王 静	王 毅
厉建忠	吉发涵	吉发潜	吉常宏	庄见宽	孙剑艺
孙鸿浩	杜泰洲	李 正	李吉东	李青春	李 杰
李国华	李剑崑	李恩全	李恩江	李 萍	李绪洙
杨秋泽	杨福兰	吴德奎	宋开玉	宋天祥	宋庆国
张书云	张明朗	张金霞	张 起	陈永兰	陈国红
陈慧星	相隆本	柳芳来	高 新	隋文慧	

资料人员

聂济冬 李繁君

编写说明

本书自1986年开始策划筹备。1987年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定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1989年被列入《1988年~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从收词制卡至编写定稿，历时近八年。全书收词约三万余条。

各部编写负责人如下：

相隆本 A、E、N、O

高新 B、Q

王佩增 C、G、W

李绪洙 D、Q、X

吉发涵 F、K、S、T

杨秋泽 G

陈慧星 H、W

孙剑艺 J、Q、Y

宋开玉 B、L、Z

李恩江 M、P、R、S

吉常宏负责统筹全局，通读书稿，裁定各种问题。王佩增协助主编处理诸项事务，一同审订、合成全书。

在定稿过程中，宋开玉审读过M、Q、R及Y和X的各一部分词目。李绪洙审读过N、O、W及Y的一部分词目。吉发涵审读过P及S的一部分词目。孙剑艺审读过T、Z的一部分词目。各条的注音，大都由孙剑艺进行过复核。词目表由聂济冬编制。

本书得到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资助和大力支持。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鸿雁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提出了许多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谨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参考了前修时贤的诸多著作，碍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致诚挚的敬意！

限于学力，纰漏谬误，定所难免，我们诚恳地希望方家、读者给予指正！

《汉语称谓大词典》编委会

2000年3月

* 正确使用称谓词 (代序)

吉常宏

引 言

八十年代以来,汉语称谓词的使用相当混乱,报章杂志和一些出版物,都有不少错用称谓词的事例发生,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几乎无一部无错误。南方一家报纸,曾刊登过一幅漫画,讽刺这一现象:画面左侧画一穿着入时的青年,指着画中间的老年男子,对右侧一时髦青年说:“这是令尊。”右侧青年作施礼状,回说:“噢,原来是家父!”老年图像作惊讶状,头顶上一行字写道:“我什么时候被儿子出卖了!”它所表现的内容,既非子虚乌有,随便编造,也绝非肆意夸张。不妨看一看实际用例。

(1) 那汉子又呵呵笑道:“小姐能否告知家父何人?贵乡何处?”(《传奇文学选刊》1986.5)

(2) “晚生河北深州人氏,在尊师郭云深膝下学形意拳。”(同上)

(3) 校工说:“校长,你家兄来了!”(电视剧《松滋风云》)

(4) 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对悟空等说:“既然他家师不在……”

(5) “婆子冯氏,是吴背南的孀居。刚才是小女一鸣,冒犯了壮士,还请壮士海涵!”(《老年天地》1986.1)

(6) 电视剧《关公》中诸葛瑾向刘备讨荆州时,提出“想见乃弟(指诸葛亮)”。庞德领兵与关羽决战时,曾对曹操说“乃弟在蜀中”云云。

(7)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黄承彦对刘备说:“我见小婿所作《梁甫吟》,记得几句,故此吟诵,不期为尊容所闻。”

(8)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乾隆皇帝斥责大臣时,将“衮衮诸公”说成“哀哀诸公”。

(9) 香港电视剧《金台传奇》将“参知政事”说成“参政知事”。

(10) 电视剧《海瑞传奇》将“通政司”说成“道政司”。

(11) 电视剧《郑板桥》中,众乡绅称郑板桥为“老祖公”。

(12) 电视剧《三国演义》中,蒋干对曹操自称“臣”。

这其中的(1)(2)(3)(4)的例子,是因为不了解汉语称谓中有谦称和敬称之分,才出了这种错误。这家父、家兄、家师是对人称自己的父兄和老师,施于他人,岂不像我们开头介绍的那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将自己的尊长“转让”给他人了吗?“尊师”一词,中古时期曾用以称自己的老师,但宋元以来称自己的老师多用“师尊”,罕用“尊师”,“尊师”专用来敬称他人的老师了。语言是约定俗成,不能自行其是(下文将详细讨论)。从例中用得不得体的“膝下”一词来看,我们觉得“尊师”不像仿古,而是误用。因为“膝下”只能用于祖父母和父母,其他亲属罕用,何况是老师。

(5)(6)(7)(8)四例,纯属语文常识的错误。这“孀居”义犹寡居,是动词。“是吴背南的孀居”不成文辞。作者当是想用“孀妻”或“遗孀”,然而脑海中未储备恰当词语,遂草率地

* 本文曾在纪念王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

把“孀居”凑合用了。“乃弟”意犹你弟弟、你们的弟弟。《书·盘庚中》：“乃祖乃父，乃断弃汝。”孔传说：“汝父祖必断绝弃汝命。”后来“乃”又引申为“他的”或“他们的”，但决没有“我的”、“我们的”这一意义。“乃”与亲属称谓词构成词组，只能用做叙称，不能做自称。诸葛亮和庞德自称其弟为“乃弟”，实为不辞。至如“尊容”和“哀哀诸公”，纯是读书不求甚解，而且一目十行，连字形也未辨认清楚造成的。“尊容”乃“尊客”之讹，“哀哀诸公”是“衮衮诸公”之误。“尊客”是对陌生人的敬称，“尊容”是敬称对方的容颜，且常带有讽刺或调侃的意味。黄承彦骑在驴背上朗诵《梁甫吟》，刘备把他当成诸葛亮，所以黄才加解释，尊称刘为“尊客”。此乃常语，并不生僻。如《儒林外史》十五回：“马二先生道：‘请问这位尊客是谁？’”又三三回：“庙里道士走了出来，问那里来的尊客。”“衮衮诸公”是形容众多朝臣。“诸公”可以做对称，但加上“衮衮”之后，就只能做叙称了。这“衮衮诸公”并不等于“众位爱卿”。

(9)(10)两例是因为不了解古代的官制。“参知政事”是宋代的副宰相，其含义是参预主持国政。历代职官中无“参政知事”这一名目，明代地方官有左、右参政，宋代有知县(知……县事)，这“参政知事”就不知所云了。明清中央机构设有通政司，掌管内外奏章，因起上达下通的作用，所以称“通政司”，“道政司”当是“通政司”之讹了。编导、演员都不了解此官职，所以出了差错。

(11)(12)两例是因为不了解封建时代的官场称谓和礼制造成的失误。明清时代，乡绅对地方官吏有一系列的敬称(说谀称或许更切合实际)。县官是最基层的父母官，所以尊称曰“老父母”、“老父台”(秀才们则称“老父师”，甚或称为“太父师”)。再高一级的是知州、知府，辈分也随之提高，便称“公祖”、“老公祖”。布政司以上就要称“太公祖”了。郑燮本是县令，“父母”、“老父母”是正称，“公祖”、“老公祖”就出格了，但官场中宁高勿低。这“老祖公”就是因为读书粗心大意弄颠倒的。蒋干对曹操称“臣”，是不懂封建等级制的礼仪。战国至西汉初，“臣”可以当做个人的谦称使用，不像后世那样，仅限于臣子在君主面前自称。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和君权的日渐提高，汉武帝以后，“臣”就不能随便用了。就连太子的属官和诸侯王国的臣僚，只有在职时可以向太子和诸侯王称“臣”，罢职之后就不准称“臣”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在赤壁之战的时候还是丞相，蒋干怎可称“臣”呢？电视剧所以发生许多语言上的失误，都是编剧自作聪明随便篡改《三国演义》原文造成的。

以上种种失误，说到底都是由于语文修养不足，文化常识欠缺所致。当然，更直接的还是因为不了解汉语称谓的纷繁复杂，不能正确理解它，把握它，才出现了这么多的语言污染现象。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误用、错用称谓词。我们分五个问题来加以讨论，或许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

汉语称谓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谦称和敬称。谦称是对自己以及和自己有关者的一种谦卑的称呼。敬称是对对方以及和对方有关者的一种表示尊敬的称呼。在封建时代，等级森严，礼节繁缛，谦称和敬称非常复杂。如何谦称自己和敬称对方，这要视自己和对方的关系身份地位而定。如果把握不当，轻则贻笑于人，重则谋事不成，断送前程，甚或得罪。南朝梁时，曹景宗曾与梁武帝萧衍同为齐臣，私交很好，萧衍代齐为帝后，曹景宗很为梁武帝倚重。梁武帝欢宴功臣，曹景宗醉后忘记了君臣礼节，对武帝自称起“下官”。“下官”本是东晋以来，官员之间的自我谦称，而曹醉后忘乎所以，把皇帝当做同僚了。虽然“高祖故纵以为笑乐”，未曾加罪，但却被史臣讥为“醉后谬妄”^①。

^①《梁书》本传作“醉后谬忘”，此从《南史》。

又如清光绪初年，湖北省有位王某，依托其兄“统兵屡建奇勋”，王某“亦以随营参赞功，历保至道员”，后来“送部引见”，当时正值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孝贞皇后问道：“尔究随何人立功得保此职？”王某年幼，且久在军中，不懂朝仪，“率尔对曰：‘家兄营中所保。’孝贞闻之一笑，遂不复问。某既退，两后谓军机大臣曰：‘此人年轻有功，似尚聪明能办事，唯少阅历，恐未能任地方官，可不必记名，姑照例发往，俟其历练数年，可用也。’寻分发江西。”^①这位王某，靠乃兄的军功，得“保至道员”，只因为不懂朝廷仪注，不会说“臣兄臣某某……”，一个“家兄”竟把记名提升的前程给断送了！

《儒林外史》第四四回，还写过一个纨绔子弟，因持“晚弟”帖请人做家馆老师而遭拒绝的故事。“次日，余有达到萧家来回拜，说道：‘柏泉兄，昨日的事，不能遵命。’萧伯泉道：‘这是甚么缘故？’余有达笑道：‘他既然要拜我为师，怎么写“晚弟”的帖子拜我？可见就非求教之诚。’”其实，萧伯泉原要这位公子哥写个“晚生帖子”，将来进馆再换“门生帖”，可是这个不通的贵公子却说，“半师半友，只好写个‘同学晚弟’”，结果把事办砸了。由此可见自称、谦称的重要性。谦称不得体，也会害事的。

封建时代虽然已成过去，但语言却是有继承性的，一些有用的称谓词，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下边我们来谈谈现代汉语中的自称、谦称和敬称的问题。今天人们在政治上一律平等，自我称谓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和“我们”足可包容一切了。至如某些谦称和敬称，在许多交际场合和某些群体中，出于礼节上的需要仍在应用。这在书面语言中应用尤多。

现代汉语中谦称用语常见者有“敝”、“鄙”、“愚”。如几个生人见面，常听到这样的问答：“贵姓？”“敝姓王——三横一竖‘王’。”“您贵姓？”“免‘贵’，姓章——立早‘章’。”“府上是？”“敝处山东。”“您府上？”“河南开封市。”街头、巷尾、校园的布告栏上，又常有“寻物启事”，一开头就是：“鄙人不慎，于昨晚在某地丢失书包一个……”他如“敝校”、“敝公司”、“敝馆”，也是可以时常听到的。某些群体中的人士，在公众场合讲话，常有“鄙意以为应当如此。是否妥当，请诸位多多指教！”

“愚”字比较复杂一些。它曾用做尊长对卑幼者的谦称，又曾是同辈人之间的谦称，还是卑幼者对尊长的自我谦称。人们见仁见智，各执一辞，不能相下^②。其实，就近代情况看，它的应用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逐渐淡化起来。且看一个清代的例子：

同年只称年愚弟，而去“家”字……同门友称门愚弟，督抚与司道名刺称愚弟，与府厅称寅愚弟，与州县称寅弟，与下僚称年家眷弟。道光初年，总督与州县，亦有称年家眷弟。（清·福格《听雨丛谈》卷六《名刺》）

福格生活于道光至同治年间，从他的记述看，那时“愚”的应用色彩已淡化了。同年、同门是同辈，彼此之间可以用“愚”。总督、巡抚于司道、府厅、州县，是上下级关系，有的用“愚”有的则不用“愚”。同是上对下，尊对卑，何以有此差异？可能这迂尊降贵也有个度，不能一味地谦挹，这谦称“愚”便只到府厅而止了。看来笼统地说尊长对卑幼者谦称“愚”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起码晚清已是这样。从清代的诸多小说看，倒是平辈之间谦称用“愚”最为普遍。如《儒林外史》第四六回写余大先生和虞梁是表兄弟。虞梁下拜帖邀余大先生做他儿子的老师时是这样写的：

愚表弟虞梁，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修金四十两……此订。
余大先生和虞梁交谈时也说：“愚兄老拙株守，两家至戚世交……愚兄也只是行所无事。”

^① 见《清稗类钞·称谓类·召见时称兄曰家兄》。

^② 参阅《语文建设》1995年第6期、2000年第2期吴小如、俞明理两先生的文章。

又如《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和师爷程老夫子是世兄弟（程是安学海的一位业师的儿子），第三七回写安骥高中探花后，安学海夫妇向程道谢时说：

大哥请坐，待愚夫妇教小儿当堂叩谢。

邓九公是安学海的盟兄弟，邓也是言必自称“愚兄”。

对尊长谦称“愚”，多见于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少些。《续儿女英雄传》第三回写安骥拜会卫方伯。卫是安学海的乡试同年，于安骥为父执，所以安骥虽是“简放山东督学使者，钦加右副都御史衔，兼观风整俗使”，带有巡抚使的味道，也“止得用年愚侄帖拜会”。《绿野仙踪》是清乾隆年间的作品。其第三五回写朱文炜到冷家接眷属时，给冷家两副拜帖，一副写“愚小侄朱文炜”（这是给冷母的）。因为朱妻已拜冷母为义母，故对冷母自称“愚小侄”；另一副是给冷逢春，自然只能写“愚盟弟”了。其妻为冷母义女，其夫便与妻子义母的儿子为盟弟了。其实应是“愚妹夫”，但这种结盟认干亲的事，叫不得真儿，只好大而化之地加以比附了。

在现代汉语中的书面语如信函等方面，“愚”还有应用的。但因“愚”用途多样，且有认识上的不同，故宜慎重采用。

现代汉语中的谦称最常用的是如何对人称自己的亲眷、戚属、朋友以及与己有关的人。

对人称自己兄长以上的亲属，都要加一个“家”字。如：家祖父，家祖母；家父，家严，家君，家尊，家大人；家母，家慈；家伯父，家叔；家兄，家姊；家外祖，家舅父，家表兄；家姑丈，家姨丈；家岳，家岳父；家舅兄……于弟以下者加“舍”。如：舍弟，舍妹，舍侄，舍表弟，舍内弟。笼统称自己的亲戚时，可称舍亲、敝亲。但对子女不能用“舍”，另有一种称谓。如：小儿，小女，大小儿，二小儿，二小女。而旧时谦称儿子，则有：小犬，犬子，豚儿。这是因为《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裴注引《吴历》说：“〔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于是对人谦称自己儿子才有豚犬的比喻。

对人谦称己妻，今时常用者有：内子，内人。老年男子多用老妻、老伴儿。旧时则有：拙荆，拙妻，贱内等。这多是谦言妻子为山野之女，拙而无能，贫寒亦不修饰，惟以荆为钗^①。

妻子对人称其夫，有外子，拙夫。时下多称先生。

对人称自己过世的尊长，皆用“先”字。于兄弟以下者，多用“亡”。如：先祖，先祖母；先父，先严，先君；先母，先慈；先伯，先叔；先伯兄，先仲兄，先兄；先岳，先岳母……亡弟，亡侄，亡儿，亡女。于朋友亦用“亡”，如亡友。称死去的妻子亦多用“亡”，如亡妻。

至于敬称他人之尊长则多用令、尊、贵等美好字眼。如：令祖，令祖母；令尊，令堂，令慈；令兄，令弟，令姊，令妹；令郎，令爱（媛）；令表兄，令表弟；令岳，令舅兄；令姑丈，令姨丈；令亲。

称人之妻多用尊夫人。旧时又称令正，令阃，尊阃（亦作“壺”）。朋友之妻可称嫂夫人，尊嫂。

称人之友，常用贵友，贵同事，贵同窗，贵同学。

以上所举，仅是现代汉语常用者。汉语的谦称、敬称，更仆难尽，不能备举。

（二）

除了上述谦称和敬称之外，还有对称和他称。二者在汉语称谓词中，也是极为重要的。

^① 或谓“拙荆”是用梁鸿孟光之典，但《后汉书》与《续列女传》皆无“荆钗”之语，故不从。

所谓对称，就是对谈话对方的直接称呼。他称则是交谈中涉及他人时的称呼，也就是对第三者的称呼，所以也叫叙称。我们先列出一些例证，然后再进一步讨论。

(1) [凤姐]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红楼梦》第三回）

(2) 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去迟了不恭，异日再领，望舅母容谅。”（《红楼梦》第三回）

(3) 乌大爷起身又走近前来看了看老爷的脸面，说：“老师的脸面竟还好，只是怎生出这等一个岔儿来！”（《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

(4) 老贤侄，大爷可合你谦不上来了。（《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

(5) 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亲只养了我一个儿。（《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

(6) 大姐姐，你可记得那日我说那出起兵来卧不安枕，食不安味的话？（《儿女英雄传》第三五回）

(7) [贾母道]方才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让他松散一会子罢。（《红楼梦》第十七回）

(8) [老尼道]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上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少爷。（《红楼梦》第四回）

(9) [李纨]惟知侍亲养子，闲时陪伴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红楼梦》第四回）

(10) [安老爷说]你丈人那里，我请程相公替我陪去。（《儿女英雄传》第十二回）

(11) 这安公子才作了一天的女婿，又遇见这等一个不善辞令的丈母娘，脸上有些下不来。（同上）

(12) [乌大人道]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

上述例句，(1)至(6)中的“妹妹”、“舅母”、“老师”、“老贤侄”、“二叔”和“大姐姐”都是对称；(7)至(12)中的“老子”、“小舅子”、“小姑”、“丈人”、“女婿”、“丈母娘”和“大舅子”都是他称。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审视，做对称的这些词可以倒过来做他称，但后边做他称的这组词，却不能反转过来做对称。

汉语中父系的亲属称谓词，不论对称、他称，都可以。母系的亲属称呼，对称、他称也不存在问题。惟独妻党的亲属称谓，在使用上却有一些小小的限制。在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中，岳父、岳母可以用于对称，也可用于他称；泰山、岳丈也是如此；只有泰水，因是比照泰山造出来的，所以只见用于他称或书面称谓，而用于对称者少见。到了现代，岳父、岳母、泰山、岳丈诸称，只能用于他称或书面称谓，对称都被爸爸、妈妈取代了。非常口语化的老丈人、丈母娘、丈人爹，只能用于他称。起码在普通话中是这样的。在某些方言区，妻党的一些亲属称谓，如老丈人、大舅子、小舅子，甚而至于变为了骂称。从京剧《游龙戏凤》中李凤姐和正德皇帝的一段对白中，可以窥见些端倪：

凤：啊，军爷！我好像认识你。

帝：噢，你认识我是哪个？

凤：你是我哥哥的……

帝：什么？

凤：大舅子！

帝：嘿！胡说。

又如鲁迅《故事新编·起死》：

庄子——（严正地）你不反悔？

汉子——小舅子才反悔！

.....

巡士——（且跑且喊）带住他！不要放！带住他！这舅子！.....

汉子——（又揪紧了庄子）带住他！这舅子！

又如：小叔子，大伯子，大伯哥；大姑子，小姑子；公公，公爹，婆婆，婆母娘。在现代汉语中，也很少见有用做对称的。公公、婆婆，作为从子称谓，在某些方言区，可能还有用做对称的。

有些带描写色彩的称谓词，好像天然就是做他称用的称谓词。如：严父，慈母，爱女，爱子，爱媳，娇妻，快婿，名师，良师，高徒，爱徒，益友，挚友，至交，至亲，死敌，死对头，等等，也都不能用于对称。倒是一些誉称、憎称和昵称，既可用于对称，也可用于他称。如：

(1) 薛姨妈笑道：“老货！只管放心喝你的去罢！”（《红楼梦》第八回）

(2) 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孽障……倒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红楼梦》第三三回）

(3) 凤姐便骂：“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这个样儿，怎么撵着走的？”（《红楼梦》第三三回）

这例(1)是薛姨妈对宝玉乳母的昵称。昵称本由憎称转化而来。不少憎称多是一身二任。这全依语言环境而定。例(2)是贾政对王夫人骂宝玉之词。例(3)是王熙凤骂下人不看事，举措不当。

敬称本是敬称对方的，是天然的对称词，但也可以用于他称。不过这须在前边加个第三人称代词“他”。如令尊、尊翁、令兄、令舅兄等，加一个“他”就可转对称为他称了。明乎此，也就可以了解如何对第三者示敬了。常见一些作品中称他人过世的尊长时，只用“先父”、“先兄”、“先季父”。这成了自称其先人了。如果在前边加个“他”，就可摆脱这一嫌疑了。如果是直称对方的先人，也不可径称先父，先叔，先兄，先师……可在前边加个“令”字，变为令先父，令先尊，令先叔，令先兄，令先师……

对称、他称在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繁，不可不慎；对不熟悉的称谓，千万不可懵懂行事。

(三)

口头称谓和书面称谓，不论是在应用场合方面，还是修辞色彩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比较下列称谓词，就可看出这一点。

口头称谓

俺爹，俺娘，我父亲，我母亲
你老婆，你那口子
俺闺女，我儿子
我大哥，我弟弟
我丈人，我丈母娘
你大舅子，你小舅子
俺那死鬼
去世的爹妈
死去的哥嫂
死去的朋友
你去世的爹娘

书面称谓

家父，家母，家严，家慈
尊夫人，尊嫂，嫂夫人
小女，犬子，豚儿，小犬
家伯兄，舍弟
我岳父，家岳母
令内兄，令内弟
亡夫，先夫
先父母
先兄嫂
亡友
令先尊先慈

无须费辞，两者风格差异是一望而知的。所以一个出色的作家，对所描写的人物，在语言运用上，无不刻意追求。请看《儿女英雄传》的例子：

(1) 褚大娘子看了说：“我的小妈儿呀！你可坑死我了！怎么好好歹歹的都带出来了？”
(第十五回)

(2) [安老爷道] 贤侄女，你道愚伯父猜得是也不是？(第十九回)

(3) [安老爷道] 老弟，老弟妇，你二人神灵不远，方才我安某这片心，合侄女儿这番话，你们都该听见。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哪，有如此水！（同上）

这(1)例是褚大娘子称他父亲的妾。褚虽是乡居，却不同于乡村妇女。她是老镖师之独生女，也是镖客之妻，经多见广，豪爽大方，有几分男子气。她对比她还小几岁的二姑娘。不叫“姨妈”，也不称“姨太太”，而叫“我的小妈儿”，既表现了她对二姑娘打扮得过分离奇而惊诧，也表现了她对二姑娘的情感，认同她跟老父的关系，且表达出了许多情趣，渲染了邓家的和睦气氛。(2)(3)两例是安学海在何母灵前同何玉凤的谈话，以及灵前设誓的情景。安何两家是官宦人家，又是世交，且是盟兄弟。所以安称何玉凤为“贤侄女”，自称“愚伯父”；称逝者为“老弟”、“老弟妇”，自称“安某”。这不仅合乎安何两家的世谊关系，也符合安学海的身份教养。这三例的口头称呼和书面称呼各得其宜。

最精彩的还要说是第三七回写安公子高中探花之后，程师爷登堂叩贺一段文字。安、程是少年时的同窗，又是世交，而当时是东家和西席。安是二甲进士，做了一任榜下知县；程是候补教职的老贡生。两人都有点迂腐。程年龄大于安。安称程为“大哥”，而程称安为“老翁”，称安太太为“嫂夫人”，自称“兄弟”。安夫妻俩对程谦称“愚夫妇”。这套称谓今天看来有点乱，然而它符合当时官宦之家的礼节。在官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一向不分年龄大小，都互称对方为“兄”，自称“兄弟”或“小弟”。这比不得梁山好汉，大者为兄，小者为弟。这里的书面称谓都用得恰到好处。

近年来有的影视作品，对口头称谓和书面称谓就注意得不够。如写解放战争的几部电视剧就有此弊。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解放济南》、《云南起义》等，其中凡有蒋氏父子的，蒋则操着乡音，一不如意就骂“娘希皮”，而蒋经国则必恭必敬地一口一个“父亲”地叫着。蒋操浙江乡音，言必“娘希皮”，这当然是纪实，但蒋经国管蒋氏称“父亲”，难道也是生活的真实吗？依常理论，在日常生活中，儿子管父亲都叫“爹”，叫“爸”，叫“爸爸”，叫“阿爸”^①。我们认为，即使蒋经国真的叫“父亲”，为了和蒋介石的语言一致，不形成反差，也应改“父亲”为“阿爸”或“爸爸”。口头称谓最贴近生活。当然在他称中，我们不反对蒋经国叫“父亲”。对称保持自然，他称准许雕饰。

口头称谓和书面称谓在使用上必须注意语言环境。口头称谓贴近生活，书面称谓注重礼貌。二者有雅俗、文质的差别。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以口头称谓为主，在较庄重的场合，稍用点书面称谓。在某些群体中的人士，日常生活中，也夹杂使用一些书面称谓，在文章信函中使用得更多一些。但应有个度：口头色彩重了，往往失之于粗和鄙；书面色彩过了，则失之于伪和酸。如果书面称谓掌握不好，则宁可少使用或不使用，以免贻笑于人。

(四)

要正确地使用称谓词，还须有历史发展观念。因为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今天使

^① 在众多有蒋氏父子的电视剧中，确有一部叫“阿爸”，可惜记不得片名了。

用的称谓词，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曲折反复，几经选择，沉积下来的。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先抄录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的一段对人自称尊亲的文字。

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为家父，母为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与人言，言及世父，以次第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言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孙不得“家”者，轻略之也。蔡邕书集，呼其姑姊为家姑家姊，班固书集，亦云家孙。今并不行也。

像侯霸、陈思王曹植、潘岳之侄潘尼和东汉末大儒蔡邕，都是当时的名家，他们使用的称谓词，足可代表当时上层人物，不料过了五百多年，到了颜之推所处的隋代^①，竟成了“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颜之推决料不到，过了六百多年，到了南宋时期，这段公案竟又翻了过来。赵与时在《宾退录》说：“之推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称，俗辈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耳。”^②其实，到了明清时代，自称亲属时，除弟弟以下的诸晚辈和妻子儿女之外，已无处不用“家”了。

又如，先秦时代，没有以“贤”做第二人称的礼貌式的，在《世说新语》中，这一用法才多起来。如：

(1)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品藻》）

(2) 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女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伤逝》）

(3)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伤逝》）

例(1)的“贤舅子敬”，贤是敬称刘太常，舅是指王献之。刘太常即刘瑾，其母是王羲之的女儿。例(2)是庾亮对诸葛道明称自己的儿媳（诸葛道明之女），“贤”是敬称诸葛道明。例(3)羊孚、羊欣是从祖兄弟，孚长于欣^③，“贤”是敬称羊欣。三例中的“贤”如后世的“您”。这种称谓，明清时代就不通行了。取而代之的是“令舅”、“令爱”（“令千金”）、“令兄”（或“令族兄”）。虽然有“贤弟”、“贤契”、“贤侄”、“贤侄女”等称呼存在，但这“贤”已不是名词。它当做形容词来用，成了虚化的敬词，略同于“好”。如果把《世说新语》中的“贤舅”、“贤女”、“贤从”和后世的“贤弟”、“贤契”、“贤侄”、“贤侄女”等量齐观，必定要误解古书；如果要仿效《世说新语》这一称谓，必定遭人讥笑。在书面语言中，或许尚可通融；如口头称谓用这样的敬词，人们恐不知所云。

又如近代敬称他人亲属用“令”，这已是约定俗成的语言事实了。如果违反这一用法，自称用“令”，人们不但要讥笑你，并且背地里还痛骂你“不通”。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陈其元，曾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④。他在金华做教官时，一天一群秀才来谒见。谈话中有一秀才自称其弟为“令弟”，同座的秀才们无不指指点点，讥讽此人不通。陈其元为了替这位秀才解围，吟诵了南朝宋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诗》中“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的诗句，又引了杜甫《送

① 依王利器先生推算《颜氏家训》成书，当在隋文帝平陈之后，炀帝即位之前，当六世纪之末。

② 《宾退录》卷四。

③ 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李慈铭云。

④ 《庸闲斋笔记》卷四《自称其弟为令弟》。

弟韶诗》“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还引了李颀《答从弟异卿诗》，说这位茂才公“亦犹行古之道也”。可是诸位秀才仍不以为然，以为“先生善于解嘲”而已。

与陈其元同时的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盒随笔》中，还记了一位翰林公在公众场合自称“下官”，遭名士郭频伽讥笑的事^①。虽然这位太史公伶牙俐齿，硬说他称“下官”合乎古制，让郭频伽下不来台，但这仿古的事，还是以不做为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使用称谓词，必须有历史的发展观念。不可仿古，也不可违时。

（五）

要很好地掌握称谓词，最好是能学点历史，学点文化常识。

许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在称谓上出那么多的纰漏，多是由于不懂历史，缺乏文化知识造成的。如电视剧《唐明皇》第二集写中宗李显之死，灵牌上赫然大书“大唐皇帝李显之柩”！编导好像根本不知道封建时代有避讳一说：皇帝的名字不但不能说，也不能写；凡皇帝死后，未殡葬时，因为尚无庙号，也无谥号，只称“大行皇帝”。大行者，意为一去不返^②。

近年来，演义清代故事的电视剧多，在称谓上出的问题也多。

许多清代故事的电视剧，汉大臣对皇帝多自称“奴才”，这是不合清代礼制的。清代只有满洲和旗籍大臣自称“奴才”，有时也称臣。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下诏，明确规定：“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③其所以如此，是为“存满洲旧俗”。可是后来满臣，“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了。蒙汉八旗亦如此。旗籍大臣只有同汉大臣会衔的奏章才一律称臣。汉人凡为提督、总兵者，须称奴才。和总督、巡抚合衔上奏时，也单称奴才，不能随督抚称臣^④。

电视剧《丁宝桢》中的一些称谓，更为荒唐。如群臣呼东西两太后为“母后”，丁宝桢呼恭亲王为“恭大人”，海关道柳某对太监小安子自称“小人”，这都不符合清代的官场礼节。恭亲王的“恭”不是姓，是封爵的名号。依清制，亲王郡王，都须称之为王爷。两宫太后是皇帝之母，群臣岂可呼“母后”？“小人”之称，仕宦者少用。士大夫自称“小人”者，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元年》，颖考叔对其君郑庄公自称“小人”。后来《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记刘备批评许汜责备陈登倨傲时，曾说：“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这里刘备自称“小人”。后世“小人”成了下层百姓的自称，官场中人物没有自称“小人”的。柳某是海关道，依清代的礼俗，道员对上官应称“职道”^⑤。道员是正四品，知府是从四品，而知府对上官则自称卑府，等而下者皆自称卑职。其他如丁宝桢之称下属，下僚之称丁宝桢，也都不曾按晚清官场的礼俗进行。虽说电视剧不必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许多常见的称谓，也不能太离谱。像电视剧《聊斋·娇娜》，孔生不只对娇娜之父自称“晚生”，连对娇娜和仆人也称起“晚生”来了！这岂不荒唐？更为离奇的是《东方商人》，当李鸿章请求妓女爱姑娘（实是影射赛金花）斡旋和议的时候，竟对爱姑娘自称“老臣”！李鸿章做的是大清皇帝的官，还是做的爱姑娘家的官？这“老臣”是怎么论的？这简直是

① 见《两般秋雨盒随笔》卷一《名士受窘》。

② 《后汉书·安帝纪》“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李贤注引。

③ 《清稗类钞·称谓·奴才》。

④ 《清稗类钞·称谓·奴才》。

⑤ 见《清稗类钞·称谓·文官上下之称谓》。

把拍电视剧当做儿戏了!

有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的人物称谓,好像是在以今律古。如《林则徐》中的林夫人,管林则徐叫“则徐”。这像现代知识阶层中夫妇间的称呼。好像编导和演员都不曾读过清代的小小说。《红楼梦》中王夫人称贾政为“老爷”,《儿女英雄传》中佟太太管安学海也叫“老爷”。清代仕宦之家夫妻之间都是这样。《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小说,都可作证。在电视剧《林则徐》中,林夫人之称林则徐,如同母亲呼叫儿子。在现代一些老年知识分子群中,丈夫如有字,妻子也从不叫名,而是称其夫之字。当然一些革命前辈夫妻间多呼“老~”。妻称夫名,比起旧社会夫妻之间相互用“哎”、“喂”打招呼,已经进步多了。但以之推论古人,就不妥当了。

唐以来,有称地望的习尚。晋宋以来称官位,唐宋以来称谥号和封爵。这几种称谓,至明清而大盛。值得注意的是,称地望也罢,称官位也罢,称谥号称封爵也罢,都是叙称,很少有做对称的^①。尤其是谥号,是死后所定,封爵也多是死后追封,更不可能生前做对称。譬如唐代韩愈的郡望是河北昌黎,但籍贯为邓州南阳。在文章中,他常自称“昌黎韩愈”,如《送陆歙州诗序》,“于是昌黎韩愈道愿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诗曰”。但从未见他自称韩昌黎,也不见有当面称他“昌黎”的。柳宗元的七世祖柳庆是河东解人,柳宗元又做过柳州刺史,所以人们敬称之为柳河东或柳柳州。河东也就成了柳姓的专用代称了。但柳宗元从未自称过柳河东或柳柳州,也不见有人当面称他“柳河东”。明清笔记中之称权奸严嵩为严分宜(江西分宜人),称张居正为张江陵(湖北江陵人),称戏曲家汤显祖为汤临川(江西临川人),称张之洞为张南皮(河北南皮人),称李鸿章为李合肥(安徽合肥人)……这都是书面文字的叙称。然而电视剧《东方商人》中袁世凯竟自称“我袁项城……”,《甲午陆战》中翁同龢去见李鸿章,竟称李为“合肥”,这都是前所未闻的,想必是编导们的“创造”!

电视剧中称之为杂乱荒谬,是难以缕述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造成语言污染,成为一种公害,贻误后代子孙!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关部门对电视剧只重视思想内容的审查,忽视了语言文字方面的把关,所以才形成这种局面。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编导不了解历史,缺乏文化常识所致,不懂汉语称谓词的使用。如果编导文化层次提高了,这种失误会逐渐减少。

* * *

汉语称谓词之多之繁,是任何一种语言所少见的。这么纷繁复杂的称谓词,不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区域、一个方面形成的,它是几千年来综合发展沉积的结果,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又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不过这个包袱是不可轻率地甩掉的。倘若认真地加以整理研究,它对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整理和阅读浩若烟海的古籍,对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将是大有裨益的。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2000年9月1日于

^① 清代对内阁大学士可以尊称中堂,督抚可尊称为大帅、老师。都可用为对称。

凡 例

一、条目安排

(一) 本书为大型专类辞书，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以普通话为主，兼及方言，重在实用。凡于阅读古代文献、整理古籍、日常写作和社会交往有关的称谓词语，不论正名、异名、代称、喻称、单称、合称、美称、贱称、谦称、尊称，也不论雅俗，原则上皆予收列。

(二) 在古代典籍中，出现频率较低，使用范围较窄，如某些行业称谓，收列从严。古代的称谓词收列从宽，现代的称谓词收列从严；有书证的从宽，无书证的从严。本书不强求各类称谓词在每一个子系统上严密地成龙配套。

(三) 古今职官称谓，因多有专书，本书对仅见于《周礼》和历代职官表、志中的正式官名，一般收列从严。但对常见于诗文和宋、元以来白话小说、戏曲中的一些职官、吏役名称（包括别称、俗称、通称和谥称等），则尽量收列。

(四) 人名字号、绰号、诨名和鬼神名号，不论单称、合称，概不收列。但已具有普通称谓义者，则酌加收列。

(五) 本书正文条目，按音序排列。具体方法如下：

①按首字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排列。

②首字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相同的，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轻声的次序排列；首字声、韵、调完全相同的，按首字的笔画多少排列；笔画相同，按起笔横、竖、撇、点、折的顺序排列；在以同一汉字为词目首字的各条目间，按第二字的汉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排列；第二字也完全相同的，按第三字的字母顺序排列。余类推。如果第二字或第三字（余类推）的声、韵、调也完全相同，则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如果笔画也相同，按起笔横、竖、撇、点、折的顺序排列。

③同形不同音的词，分别立目，在第一次出现时，于释义后注明“另见‘××（注音）’”。在第二次出现时，于释义后亦注明“另见‘××（注音）’”。

二、字形词形

(六) 本书所用汉字形体，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联合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的新字形。

(七) 立目和释义、书证用字，个别因用简化字易引起歧解者，在简化字后用圆括号加注相应的繁体字或者注音。

(八) 国家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外的异体字、正体字，分别予以立目，以正体字作主条，异体字作附条。

三、注音

(九) 词目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注音规则，以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

(十) 复音称谓词的辨义轻读和儿化，在古代书证中难以确定其音值，不便标出，如果古今书证混引时，一般只在现代书证下对读音加以说明。

(十一) 有异读的条目，经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定过的，依照审音委员会的审定。有的则加注旧读某。传统上有两读，且又都较通行的，则酌收两读。

四、释义与书证